

楔子

炎熱的夏天，太陽高掛。

一輛黑色轎車停在一間育幼院前面，車門打開時，先下車的是一名身形修長的男人，穿著純白唐裝，身上帶著淡淡茶香，氣質沉穩悠然，眼形天生狹長微彎，像是隨時笑盈盈的樣子，給人的感覺很是親和，但仔細一看，那雙眼瞳深邃烏黑，雖然漂亮如寶石，卻如深潭般望不見底，有幾分莫測高深。

他望著眼前的育幼院，眼眸微微一瞇，不知道在思索什麼。

「老闆！」一名穿著黑色吊嘎和工作褲，理著平頭的高大男人從駕駛座下車，有些粗魯地甩上門，撐起傘走到他身邊替他遮陽，另一隻手還提著兩個提袋。

吊嘎男那身小麥色的肌膚加上健壯肌肉，看起來威猛得像黑道分子，站在膚色略白的唐裝男人身邊，就像少爺身邊的貼身保鏢。

「說過多少次，不用撐傘。」唐裝男人橫了他一眼，慢條斯理的說，嗓音有低音提琴的磁性，雖然溫和卻帶有不怒而威的氣勢。

「可是這是老闆母親的吩咐，說你經常奔波各個茶園，容易中暑……」吊嘎男看起來雖兇惡，一開口就破功，講話給人幾分憨厚感。

唐裝男人哼聲，「發你薪水的人是誰？」

「……老闆。」

「那你覺得你該遵照誰的吩咐做事？」唐裝男人一道眉微挑。

吊嘎男有點無奈地摸摸鼻子，將傘收起來。

唐裝男人滿意的點了點頭，然後回頭看向育幼院門口，貼滿黃色磁磚的老舊建築，連招牌都被太陽曬得掉色，可以看出育幼院的存在頗有年分。

「我這次會成功嗎？」他像是自言自語，又像是詢問身邊的人。

「老闆，你殷勤來訪的誠意他一定看在眼底，何況，你們珍惜的人是同一個，一定能軟化他。」提及「那個人」，吊嘎男神色有幾分想念。

唐裝男人嘴角微勾，「也是呢。」

他們一前一後邁步走進育幼院，在門衛的通報下，一名矮胖的婦人走出來，充滿福氣的面容笑咪咪的，「田先生、康先生，你們又來看望小夏啦？」

「院長，不好意思又來叨擾了。」唐裝男人溫文一笑，讓人如沐春風。

院長楊春花縱然上了年紀，面對一個笑起來如此好看的男人，不免心情愉悅，掩嘴笑說：「不會啦，田先生，您客氣了！」

田正欖向一旁的康育群使了個眼色，康育群連忙塞了一個提袋給院長。

「這是一點心意，請務必收下。」

楊春花不用看也知道裡面是茶罐，三個月前他們初訪時，田先生不只說明了來意，還曾親手泡了一壺茶給她喝，品嚐過他們公司出品的茶葉後，那甘美潤喉、香氣滿溢口腔的滋味，讓人想一喝再喝，實在難以拒絕他們送的禮。

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以後用不著帶禮。」她嘴上客套，接過提袋的動作卻很順。

「不過是自家公司的東西，也沒什麼貴重的，院長不嫌棄已經很好了。」田正欖淺笑道。

楊春花心裡想，雖然他老是這麼說，但上次來她這做客的一個朋友看到她有「東旭茶園」的茶罐，羨慕得一雙眼都亮了，滔滔不絕地說他們販賣的茶葉有多昂貴，一斤茶價值百萬，賣的都是頂級客群以及歐美客戶，美國國務卿熱愛喝東旭茶園的茶的新聞播出後，價錢更是翻了兩倍。

注重品質的他們賣量是有限制的，必須提早幾個月預定，否則就算有錢也訂不到，業界甚至承認，頂級茶市場的第一把交椅是東旭茶園。

可想而知，田先生身為總經理，若沒有幾把刷子是不可能讓公司有這樣的光景的。

楊春花不禁感慨道：「田先生，小夏能被您這樣的人重視，是他的福氣，只是……」

田正欖語氣溫和地打斷她的話，「院長，讓我再跟他談談吧，我明白您擔心的事情，我也尊重院所的規定，但……無論如何，他是我的希望。」

楊春花聽了，心情一陣糾結，欲言又止一會兒，嘆了口氣，「跟我過來吧，我帶你們去找他。」

領著他們，楊春花上了二樓，牆壁有著不少小孩用蠟筆畫過的痕跡，以及髒兮兮的掌印，廊道上有一排房間，每間都有幾名小孩在裡面嬉笑打鬧，她一一經過，停在其中一間前面，探頭問：「小夏呢？」

裡面左右各有一個上下鋪，有三個年紀不一的男孩待在房內，有人在上鋪看漫畫，有人在房間中間的地板玩玩具，也有人在寫暑假作業，看見他們的時候，有人眼光羨慕，有人不知想起什麼而眼神悲傷，也有人神色嫉妒。

其中最小的小孩直接撒嬌的撲向前，抱住楊春花的大腿。

「院長，別管他了，我們來玩吧。」撒嬌的小孩說。

「不行呢，有客人，待會再陪你。」楊春花摸摸他的頭。

撒嬌的小孩覷了院長背後的兩個大人一眼，抱怨地喊，「我才不管呢！他年紀比我們大！憑什麼有人看望他，又能被院長關愛！這不公平！」

楊春花輕斥，「不准說這種話，小夏是我們的家人！」

小孩委屈的扁嘴，鬆開手，負氣的背過身去，回頭玩他的玩具。

在上鋪的小孩冷冷地開口，「那個孤僻鬼在圖書間。」

楊春花點了點頭，領著田正欖他們出房間，還對他們道歉，「抱歉，畢竟有些孩子是被迫來這，會像刺蝟，也有孩子渴望有新家庭，會有競爭心理，他們的情緒上都會有些衝突。」

「沒什麼好道歉的，辛苦的是孩子們。」田正欖說道。

楊春花聞言不禁道：「田先生很成熟溫柔呢。」

「我這樣的男人配不上這樣的誇獎呢。」田正欖語氣客套，聽不出藏有什麼情緒，眸底卻閃過陰晦的情緒。

「田先生真是客氣了。」楊春花和藹地呵呵笑。

田正欖背後的康育群因為想起過去的事情，感嘆的看著老闆。

經過中央的小客廳，圖書間就在旁邊，蓋得很簡陋，僅在客廳旁邊用個木頭板子隔起，沒什麼隔音功能。

圖書間的地板用巧拼拼得五顏六色，一名纖瘦的十一歲男孩坐在木製書櫃旁，他

面容清秀，身上穿著略大的不合身T恤，以及國小的運動短褲，柔軟的黑色頭髮長及肩膀，因為低頭看著植物圖鑑，髮絲垂落在臉頰旁。

「小夏，田先生和康先生來看你呢！」楊春花對他喊。

江初夏抬頭，面無表情地看著田正欖，啪地一聲闔上書，將書放回書櫃後，起身走向他們。

然後，在他們的目光下，他繞過他們離開圖書間，連一句話都懶得施捨給他們。

「小夏！你這孩子怎麼又……」

楊春花感到頭疼，而康育群擰眉，追了上去，高大的身影像堵高牆一樣擋在他面前。

江初夏停下了腳步，但看著康育群的眼神冷得像冰。

康育群有點不知所措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一時衝動就這麼做了。

他侷促地抓了抓頭，連忙將手中的提袋遞向前，「小夏，聽說你喜歡千片的拼圖，這個是老闆買來要送你的……」

「夠了沒，這種噁心的討好舉動，你們不嫌無聊，我都嫌煩了。」江初夏毫不留情地說出惡毒的話。

「小夏，你怎麼可以用這種語氣說話！」楊春花上前拉住他，厲聲喝斥，「快道歉！」

江初夏抿緊嘴唇，死也不開口，眼神滿是倔強。

這時，田正欖好整以暇地走過去介入，「他不用道歉，我和育群都不覺得怎樣，對吧，育群？」

康育群看了老闆一眼，連忙點頭附和，「對！沒事啦，院長，沒關係的！」他遇到事情的準則，就是聽老闆的指令，他一向笨拙，容易搞砸事情，但老闆的判斷絕不會有錯！

楊春花還是充滿歉意地道：「抱歉，這孩子總是這樣對你們……」

即使托他們的福沒被責罵，江初夏仍不友善，「我可不會感謝你們。」

「小夏！」楊春花瞪了他一眼，實在不懂他為何每次面對田先生態度就如此尖銳，平常他安靜得幾乎像透明人，不親近誰，也不和任何人說話，彷彿他的世界只有自己一個人。

唯有一個人充滿耐心的接觸他整整一年，成功讓他露出淡淡的笑容，但自從那個人不再來之後，他給人的感覺更加陰沉，也更疏遠別人。

田正欖面色不變，沒被江初夏的話影響情緒，悠悠地插了一句話，「小夏，你那頭髮好一陣子沒剪了吧？」

江初夏微愣，表情瞬間僵硬。

「因為，只有她可以剪你的頭髮，對吧？」田正欖意味深長地說。

江初夏咬牙切齒地瞪他，像是被踩到尾巴的貓一樣渾身警戒。

他一字一句地緩緩道：「她愛你，但她不能帶你離開這裡，你對此怨過、痛苦過，將她從身邊用力推開，還說了傷人的話，結果她傷心的離開了。你很自責的想道歉，但也害怕道歉，不敢面對她可能不會原諒你的情況，所以當個膽小鬼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他紅了眼，大叫著上前推打他，「給我住口！你懂什麼？！你算什麼東西！」

「小夏！你做什麼？！」楊春花驚嚇得連忙拉開失控的他。

田正欖嘴角依然掛著從容的笑容，「我懂什麼？三個月，夠觀察你了，也夠從院長和其他人口中打聽到你的一切，江初夏，你究竟是厭惡我的身分，還是厭惡你自己？」

江初夏的神色依然像兇狠的小動物，彷彿恨不得衝上前咬他一口一樣，但悔恨的眼淚無法控制地爭先恐後流了下來。

田正欖上前幾步，半蹲在他面前，和他視線平齊，望進他那充滿脆弱的眼底。

「我有一個可以得到幸福的方法，你如果不想要繼續當膽小鬼，那就相信我吧。」他朝他伸出友善的手。

江初夏呆望著他面前那隻寬大的手掌。

這三個月來，這男人不畏懼他的冷臉和冷語，每個禮拜都來訪，令他煩躁。

不是厭惡他，而是害怕再期望什麼。

可是這個人現在說有得到幸福的方法……

想起被自己趕走的那個人溫柔的笑臉，江初夏狼狽的哭了幾分鐘，終究是伸出手握上田正欖的手。

田正欖注意到，他的手帶了點顫抖，卻又緊握不放，傳遞了縱然害怕也依然跨出一步的勇氣。

他眼眸微彎，帶著讚賞意味的伸出另一隻手摸他的頭。

「很好，讓我們一起前進吧，乖孩子。」

第一章

「小夏，我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……」

「如果妳什麼都給不了我，為什麼要向我承諾這件事情？妳給了我希望才告訴我妳做不到，我討厭妳！」

「小夏……」

「我再也不想看見妳！妳不要再來找我了！」

清澈的眼眸呆呆地看著跑進雜貨店買糖果的小學生，即使不是認識的那個人，但那抹有幾分神似的身形，使得不願回憶的記憶跳到眼前，孫美人內心頓時一陣尖銳的刺痛。

那名小學生拿了糖果就踏著雀躍的步伐走到櫃台前，看了眼杵在櫃台前的她，說：「大姊姊，妳不付錢就我先喔，我還要趕去補習班。」

她往旁讓了一讓，嗓音有些乾澀，「……你先吧。」

小孩上前把銅板放在桌上，元氣滿滿的對櫃台後的老婆婆說：「十五塊，剛剛好！」

「謝謝惠顧。」老婆婆和藹地微笑。

小孩將糖果撕去包裝，丟到嘴裡，甜滋滋的味道讓他心情很好，哼著歌走出雜貨店。

小孩一離開，老婆婆笑睇著她，「孫小姐，剛剛怎麼啦？突然盯著小孩子看到失

神。」

「沒什麼，覺得小孩子很可愛。」孫美人回神，隱去眼底的黯然，「這些多少錢？」老婆婆看了眼桌上的麵粉還有那袋挑好的蛋，將蛋放到電子秤上面秤，腦袋很快就將數字加好，回道：「這些總共八十元。」

孫美人拿出零錢包，數了數零錢，付了剛好的銅板給她。

老婆婆接過錢的時候，繼續聊道：「孫小姐這年紀，沒老公應該也有男友吧，喜歡小孩的話，就結婚生一個自己玩啊。」

孫美人淡淡抿笑，笑不露齒的模樣流露高雅氣質，「我單身一個人也活得很自在快樂呢。」

「哎喲，妳這麼漂亮，怎麼可能沒人追，是眼光太高了吧！」老婆婆苦口婆心的說，「我告訴妳啊，女人都要有個依靠，老了才不孤單，否則年紀大了，脾氣古怪難相處，身邊的人會漸漸疏遠妳，到時候會很可憐的。」

孫美人維持笑容，「謝謝建議。」

「可別覺得老太婆我囉唆，我活這麼大把年紀，看的事情可多著，若不是看在妳從外地搬來這裡一年多，常來這裡光顧，我也不會多嘴。孫小姐，妳應該有二十五了吧？外貌好當然是好事，但女人的青春有限，男人沒有十全十美的，可別抱著撿石頭的心態，以為下一個會更好，我告訴妳，好的機會錯過就沒了，挑到最後不是妳挑人，而是別人在挑妳，如果不肯放下一些堅持的話，就真的嫁不出去了。」

她聽完落落長的勸戒，表情一點也不煩惱，輕輕地問了一句，「那很重要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老婆婆有些錯愕地看著她。

「我說，那很重要嗎？」她不介意將剛才的話重複一遍。

老婆婆瞪大眼，眼前女人對自己的未來漫不經心的態度讓她感到不可思議，加重語氣強調，「當然重要！妳年紀已經不小了，再蹉跎個幾年，妳就會後悔了，我可是好心提醒妳！」

「不是每個人嫁了人都會幸福的。」她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，拎起櫃台上的麵粉和蛋，瀟灑地轉身往店門口走去，走了幾步後，回頭對老婆婆禮貌一笑，「我二十七，一點也不煩惱沒有男人可以依靠，我的人生我自己負責，謝謝指教。」

語畢，不管老婆婆會有什麼反應，她扭頭邁步走出雜貨店。

穿著休閒服的她光彩難掩，細眉鳳目的典雅五官，白皙的肌膚，飄逸的長髮，引來路上男人欣賞的目光，她習以為常，完全沒被影響的筆直走她的路，自信且高雅。

她美麗的外表配上她的氣質，給人一種只可遠觀不可褻玩的距離感。

走到學區附近，繞進巷子裡，有一間醒目的店藏身在這裡。

紅牆綠瓦，飛簷翹角，一間古代風格的建築佇立於此，她走到木雕隔扇門前，抬眸望了一眼門上的南檜木匾額，上頭刻著兩個龍飛鳳舞的字——「隨想」。

看著這兩個字，她手叉腰露出滿意的笑容。

隨想，自在隨興的生活，這就是她的人生態度！

推開門踏進去，檜木的香味淡淡飄在室內，令人心神安寧。

「老闆娘，回來啦！」櫃台有一名穿著T恤和熱褲，綁著馬尾的女大生正拿著抹布在擦桌面，看見她的身影，充滿朝氣地喊。

「嗯，我回來了。」孫美人笑盈盈地回應曹敏蘭，將手上提的食材放上櫃台，「幫我拿進廚房放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在這裡住宿兼打工的她，對店裡任何東西該擺放的位置一清二楚，拿了東西就往廚房鑽。

孫美人往櫃台後的一道門走去，推開門是小客廳，左右各有一扇房間門，她往右邊走，進自己的房間後，她換下休閒服，從衣櫃拿出橙紅色的民初服穿在身上。一抬手，如白瓷的手腕從七分袖滑出，熟稔地盤起自己的一頭柔亮長髮。

她望著穿衣鏡裡的自己，穿著從母親那裡繼承的衣服，眉眼仍有過去自信的風采，這就是在這裡重生的她。

回到櫃台，她煮好水，拿出茶具，用俐落的手法替自己泡茶。

身為泡茶師，沒有誰能比她更懂得掌握泡一壺好茶的訣竅。

水質、水溫、茶具、茶葉、泡茶時間掌控，這些都至關重要。

她從矮櫃拿出茶罐，一打開，乾燥的茶香撲鼻，裡面是她最愛的東方美人茶，立夏收成，正是東方美人茶最好的季節，那綠黃褐色夾雜的外觀，蜷曲的葉子上帶著白毫，看在她眼底，焙茶師焙得漂亮，值得她親手讓它們綻放最美的香氣和味道。

她打開冰箱，一瓶瓶的山泉水全是由於引出茶葉最好的風味而準備的，對茶，她永遠都是一絲不苟。

用熱水壺煮開山泉水，她在茶盤上放上了適合條索型茶葉的白瓷茶具，纖手提起熱水壺，將茶具淋過一遍，熱氣冉冉升起，去除茶具的雜味，且讓茶具升溫，好能展現茶湯真正的香味。

她在茶壺裡放置約略四分之一的茶葉量後，輕拍茶壺讓茶葉在壺內分佈均勻。

屬於溫泡的東方美人茶，不宜用溫度太高的水，她將熱水壺的水倒入比茶壺大的茶具「茶海」降溫，再提起茶海，緩緩從壺口將水注入茶壺裡，沖開裡面的茶葉，讓茶葉在水中舒展，綻放迷人香氣。

身為泡茶高手，不必依賴碼表以及溫度計輔助，她對時間以及溫度的掌握已經爐火純青。

往茶壺注水時，她的動作慢條斯理中帶著美感，手腕的高度、水注傾瀉的角度，在她那身復古裝束的襯托下，有一種特別的韻味，讓人覺得像是在觀賞一幅畫一樣賞心悅目。

她的動作沒有任何累贅，行雲流水得像做了上百次，在茶葉被水浸潤五秒後立刻倒掉，醒茶這個動作結束後，進行正式的泡茶，沖泡後一分鐘，她替自己倒了一杯。

琥珀色的茶湯明亮清澈，香氣宜人，她將茶杯放至唇邊抿了一口，甘醇順口的味道蔓延整個口腔，舌尖甚至有著類似蜂蜜的香味在打轉。

無論喝幾次，她都喝不膩這個滋味。
除了甘美的茶香，嚐到的，還有一絲來自內心的酸楚。
父親的手藝一如往常啊！
只要閉眸，就能夠描繪父親在焙爐前戴著頭巾，專注焙茶的身影。
這時，曹敏蘭從廚房出來，看見她在喝茶，興匆匆地湊過來，「好香啊！老闆娘，
又是東方美人茶呀？」
「是啊，妳也要喝嗎？」她笑盈盈地問。
「當然要啊，老闆娘泡的茶最棒了！」
「再等幾秒，差不多就能泡下一泡茶了。」孫美人優雅地再啜了一口。
「我知道，老闆娘教過的，東方美人第二泡茶開始要隔十五秒左右，對吧？」
孫美人笑道：「妳都記得很清楚呢。」
「當然，我可是妳最得意的幫手呢！」曹敏蘭語氣有幾分得意，「大部分的茶品
我都學起來了，只是有沒有熟練的差別而已，過不了多久我就能讓妳不用這麼
忙，可以專心在廚房做餐點和點心了。」
「妳啊，別太勤奮了，別忘了還有課業。」對這個積極主動要替她分擔工作的女
孩，她有些心疼。雙親早逝的曹敏蘭性格自立自強，習慣讓事情填滿她一整天的
時間，不是忙班代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學校工讀以及在店裡幫她的忙。
去年她剛開業沒多久，身為大一新鮮人的曹敏蘭上門詢問這裡有沒有缺人，她本
沒打算聘人，只打算悠悠閒閒地做生意，但深談後瞭解了她的背景，她就決定聘
用她，因為從她身上可以看到自己倔強不服輸的影子。
得知她大二沒抽中學校宿舍，她便把多的另一間房讓給她，但她不好意思自住，
堅持要她從工資裡扣錢，她也只好扣個兩千意思意思。
有她陪，多個人可以聊天，她覺得滿不錯的。
「放心啦！我不會耽誤課業的，我可是有著當藥廠研究員的夢想呢！」曹敏蘭一
雙眼眸閃亮亮的，充滿著對夢想的憧憬，「將來我一定要做出造福大家的新藥。」
時間差不多了，孫美人提起茶壺倒了茶，將茶杯推到她面前，調侃道：「是是，
拯救人類就靠妳了。」
曹敏蘭接過茶，嘟囔道：「老闆娘真壞心，嘲笑我的夢想。」
「逗妳的呢。」孫美人噙笑捏了一下她的臉頰，「我相信妳一定會達成妳的夢想
的，妳很優秀。」
被稱讚的曹敏蘭靦腆一笑。她沒有兄弟姊妹，但她真心覺得老闆娘對待她就像妹
妹一樣。
喝了一口茶後，芳香甘美的味道讓她不禁問：「老闆娘，開店是妳的夢想吧？」
孫美人似笑非笑地答，「我的人生階段有好幾個夢想，這個是我現在的夢想。」
「以前的夢想呢？」
「不重要了，志向本來就會改變嘛。」
曹敏蘭想了想覺得也是，像她小時候的夢想是當音樂老師，父親罹癌過世後變成
藥廠研究員。

「之前推薦系上同學來店裡後，她們都說老闆娘很有意思，除了茶以外，每天的餐點和點心都是隨興決定的，沒有菜單，但她們都很喜歡，說很好吃喔。」

「好吃是一定要的，開店做生意當然要讓客人不會敗興而歸，至於為什麼沒有固定菜單，這很簡單，這樣才有驚喜感啊。」孫美人眨眨眼。

曹敏蘭嘆笑一笑，「老闆娘妳根本不想認真經營吧，虧妳手藝那麼好。」

「哪兒的話，本來我主要賣的就是茶，其他都是附加的，當然要看我的心情決定菜色。」

「老闆娘真率性。」

「當然，人生就是要順心而為，不然多苦悶啊。」

曹敏蘭笑出聲，「老闆娘幹麼突然說出像老人家會說的話，一點也不適合妳。」

孫美人敲了一記她的額頭，「妳啊，有閒功夫取笑我，還不趕快準備開店，都快十點了。」

「好啦，馬上就去。」曹敏蘭俏皮地吐了吐舌頭，把茶喝完後，就動手打掃一遍店裡，然後打開大門迎客。

大學附近的商圈，早上沒什麼人煙算正常，孫美人也就愜意地繫著圍裙在廚房處理食材，讓曹敏蘭在櫃台幫她顧店。

沒多久，曹敏蘭的聲音從廚房口傳來，「老闆娘，妳叔叔送茶葉來了！」

孫美人解下圍裙走出廚房，看見櫃台前站著熟悉的中年男人，微笑上前迎接，「叔叔，怎麼這麼快送貨來，我昨天才打的電話呢。」

「姪女的貨，當然越快送來越好。」孫安國理所當然地道，方正敦厚的臉上魚尾紋明顯，頭髮也有幾許花白，他一派輕鬆地將箱子搬進櫃台，看得出來他雖然有了年紀，身體依然健朗。

孫美人交代曹敏蘭進廚房幫她將切好的菜放進保鮮盒冰入冰箱後，蹲下身打開孫安國送來的箱子，清點裡面的貨。

確定完件數後，她塞了貨錢給孫安國，順便勸道：「叔叔，你不用每次都親自跑來，南北車程這麼遠，你年紀也大了，下次可以讓堂哥送來。」

「我總是不放心，想親自看看妳過得好不好。」

孫美人失笑，「我都幾歲的人了，哪有什麼好擔心的，何況我在這裡住了一年半，不是好好的？」

「話也不是這樣講，妳一個女孩子……」

「早就不是女孩了，是一個獨立的大人。」她話語溫和，卻帶著一絲堅定地糾正說詞。

孫安國嘆了口氣，「不管如何，妳搬得太遠了。」

孫美人聳聳肩，不對這個話題正面回應。

孫安國拿她沒辦法，看她正在動手將茶葉放進櫃子裡，便跟著一起擺放，就這麼幫忙了片刻，狀似無意地問：「妳真的不回去看妳爸爸嗎？」

「叔叔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趕我出去的人是他。」孫美人眼也沒抬地說，平淡的語氣好似早已不將這事放心上。

孫安國神色感傷，沉默了下來。

他的表情讓她有些過意不去，開口道：「真不好意思，讓叔叔照顧爸爸。」

「也沒什麼，他焙茶，我送貨，一直都是這樣，是妳爸照顧我。」

「我爹脾氣差，生意也是靠你維持客戶關係的，怎樣看都是叔叔照顧我爸，一直以來真的很謝謝你。」

孫安國仍是不忍心，再次開口，「美人啊，事情過去就算了，人一老難免亂發脾氣……」

孫美人打斷他的話，「叔叔幫忙保密我向爸爸的茶行買茶的事情，之後也會繼續的，對吧？」

「這是當然，我答應過妳的。」

「那就好，他啊，知道我開茶藝館應該會生氣吧，到時要是斷我的貨我可是會很困擾的。」

孫安國頓時無法接話，對自己的哥哥的想法和作法，他有時候也是無法理解，不只不讓獨生女學自己的龍眼木炭焙茶技術，也對她成為泡茶師這一點一直很不滿，當然……就更不可能讚賞她開店了。

「叔叔，在這裡我過得真的很好，你不用擔心。」孫美人嘴角掛著輕淺的微笑，

「我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和重心，以前的事情我不在乎了。」

這句話，孫安國聽了五味雜陳，想開口再說什麼，終究只能沉重地嘆口氣，「也是，妳這樣已經很好了，叔叔會盡量不替妳煩惱太多的。」

孫美人讚賞地比出大拇指，「沒錯，叔叔，就該這樣，與其擔心我，不如擔心堂哥還沒讓你抱孫吧！」

「妳啊……這樣都能虧人，他連老婆都沒有要怎麼讓我抱孫。」孫安國哭笑不得地說道。

「所以叔叔要趕快催他找老婆啊！」

「這種事情催不得。」他低頭看了眼手腕上的錶，起身道，「我也該離開了。」

「我送你到門口。」

目送叔叔的藍色貨車開遠後，她轉身走回店裡。

這時，曹敏蘭正好從廚房走出來，以聊天的口吻道：「老闆娘，食材我都冰到冰箱了，剛才妳和妳叔叔在聊些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，聊些我堂哥的事情。」她扯起謊來完全不會臉紅，一派自然。

過去的事情就是過去了，她只想要慢慢淡化一切。

擺脫無謂的顧慮，用自己最嚮往的方式生活，她的人生從未這麼自在過，她很滿意，就這樣生活到老也很好。

中午，孫美人做了午餐給曹敏蘭吃，後者吃完後進房間背起帆布背包，走出來時朝在廚房洗碗的孫美人道：「老闆娘，下午四點我就會回來了。」

「好，妳趕快去學校吧。」孫美人對她露出微笑。

曹敏蘭也回以燦爛的笑容，揮了一下手，才走出店裡。

她洗完碗盤，回到櫃台，從櫃子拿出茶具，低頭細細擦拭，消磨時間。

突然有個人踏進店裡，腳步聲在寧靜的店內格外清晰，她抬頭道：「歡迎光臨……」門口，站著一名男孩子，他手腳瘦長，白色的襯衫下襬紮進咖啡色的短褲，衣著穿得很整齊，略長的頭髮被橡皮筋簡單地綁起，那張臉五官細緻清秀，但氣質帶了點清冷。

這張臉太眼熟了，讓她不敢相信。

她怔忡地看著那名男孩，懷疑這是她的幻覺。他怎麼可能在這裡呢……

男孩深吸氣兩三次，用緊繃的聲調開口，「大姊姊……」

他這一喊，讓孫美人眼眶湧上酸澀。

「大姊姊，對不起！」男孩像是怕她聽不到一樣，對她大喊，「對不起！」

這句道歉讓她的眼前被水氣模糊成一片，她得用力眨眼，才能看得清他的臉。

「我一點也不討厭妳，對不起，說了那樣的話，我不是真心想趕妳走……」說著說著，男孩語帶哽咽，垂頭道：「我是個壞小孩……傷了大姊姊的心……」

「小夏……」他看起來如此自責，甚至說自己是壞小孩，難不成他一直用這樣的想法折磨自己？

不忍見他雙肩顫抖，身姿僵硬地站在那，她匆匆離開櫃台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抱緊他。

被她這一抱，江初夏的眼淚便湧了出來，沾溼她的衣服，「大姊姊……」

「小夏，你不是壞小孩，別那樣說自己了……好嗎？」她帶著鼻音在他耳邊說。

「大姊姊為什麼不罵我……我曾經說過那麼過分的話……」他哭著問。

她稍微鬆開懷抱，拉開一點距離，眼眶溼潤的對他微笑說：「你又不是有意的，我有什麼好責備你的。」

「嗚嗚……」江初夏反而哭得更慘，用力投入她的懷抱，「我好想妳……真的好想妳……」

他傾訴想念的話語，勾起她的情緒，她跟著掉下淚來，輕輕拍撫懷中孩子的頭，「我也是……」

好一會兒，江初夏的情緒才平穩了下來，從她懷中抬頭，不經意對上她溫柔凝視的眼神。

他的臉難得的微紅，為了掩飾害臊而低下頭，手指拉扯幾撮因為綁不起來而垂落在頰旁的頭髮，結巴道：「那個……我頭髮有點長了……」

不必他把話說完，她就知道他想表達什麼。

她柔聲哄道：「我再幫你剪。」

「嗯。」他乖巧地輕輕點頭。

孫美人望著他過了段時間變得有些長的頭髮，不禁莞爾，想起去育幼院當志工的第一天，他頭髮長及腰，在背後綁成一束辮子，加上那張清秀的臉，第一眼她還以為他是女孩子。

因為認錯性別，她曾被他討厭過一陣子，後來在她積極不懈的努力下，關係才變好。

「對了，你怎麼會來這？」她慢半拍想到這個問題。雖然見到他很高興，但她沒

告訴安國叔以外的人她在這啊。

「是康叔叔帶我過來的。」

「康叔叔？」她困惑，印象中育幼院沒有姓康的大人啊……

康育群有些尷尬地從門邊冒出頭，「……嗨。」

孫美人無言，他一個體型高大威武的男人，居然搞這種躲起來的把戲，「……你躲起來做什麼？」

「那個……因為我停完車過來，看到你們抱在一塊，不想破壞氣氛，就只好躲著……」康育群用食指輕摳自己面頰，神色有些困窘，但努力表達好意，「雖然我是旁觀者，但剛才的畫面我看了很感動，恭喜你們和好！」

「但我一點也不想看到你。」孫美人下一秒無情的吐出這句。

康育群一臉打擊，「孫小姐……」

孫美人嘆噓一笑，放開江初夏，站起身，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膀，「你性格不只憨厚還很纖細，真是浪費你那威猛的外表。」

「別老是拿這一點笑我。」康育群有些無奈。一陣子沒見，她還是很喜歡戲弄他啊。

「沒辦法，誰叫你那麼好玩。」孫美人掩嘴笑說。

康育群哀號，「就不能對我好一點嗎！」

她秒答，「不能。」

「孫小姐……」

康育群還想再討饒，下一分鐘孫美人端起嚴肅的面容。

「說認真的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？」她的神色隱約有一絲緊繃，「還有，怎麼會認識初夏？」

康育群手忙腳亂地解釋，「孫小姐，我很感謝妳和老闆改變我的人生，雖然妳和老闆之間的事情很令人遺憾，但是我還是很關心你們，會認識初夏是因為有次去妳父親的茶行聊天，妳父親提及妳有陣子常跑育幼院，因為好奇就抽空去拜訪，我從院長口中得知妳很疼一個小孩，剛好他放暑假，而且很想見妳，所以我拜託院長破例從捐款資料中找出妳現在住的地方，讓我能帶他來見妳。」

「是這樣啊……」孫美人垂下眼。

她搬離家鄉來到台北，雖然不再去育幼院當志工，還是會隔一兩個月捐一筆小錢給育幼院，院長堅持要開捐款收據給她，她便給了她現在的地址。

院長給了康育群地址，她有點驚訝，她以為院長會認為她和初夏不再見面比較好，沒想到居然希望他們和好。

「是啊……」康育群努力保持鎮定，避免被看出來自己說了謊。

她由衷地嘆道：「傻大個，其實我真的沒為你做什麼，但我很謝謝你為了初夏跟我的事情奔波。」

「不需要道謝，應該的！」

「沒有什麼是應該的，對你有恩的人是你老闆。」孫美人依然感謝地說道。

康育群是個不幸運的茶農子弟，他父親本經營低海拔的茶園，但因為如今市場競

爭激烈，充斥大陸和越南茶葉，低海拔的茶價格又被茶商壓得很低，不敷成本，他那傳了三代的家業因為經營不善被迫收起，還背有債務的壓力。

他想著自己沒什麼優點，也就力氣過得去，想進黑道當小弟，好能在幾年內還清欠債。

這件事情他父母怎麼打罵他都沒用，勸他去超商打工又因為薪資低還不了多少錢不願意，他父母心急跑來拜託同鄰里的她父親，想著或許她父親的茶行可以用月薪三萬聘請他兒子，讓他打消這個念頭。

但她父親的茶行早就大不如前，自從真空包裝機產生，不需焙火或焙火程度輕的生茶崛起，即使父親有增加生茶的進貨量，仍不敵民眾的喜好以及消費管道的改變，只能靠喝慣她父親炭焙手藝的老顧客支撐。

為此，她才會成為泡茶師，想要像過世的母親那樣扶持父親生意，宣傳茶藝文化之餘，靠泡茶技藝在一些場合多拉攏新客戶，然而，父親並不領情。

康育群父母來請求時她也在場，和父親一起聽了事情緣由，雖然有心想幫忙康育群，但多聘一個人手只會增加開銷。

當時田正樸正巧在他們茶行內作客，便賣了人情，聘請了康育群。

這麼久之前的事情，回想起來竟有種人事已非的淡淡哀愁。

康育群不認同她的話，反駁道：「但……妳是他愛的人！」

孫美人的眼裡情緒動盪了一下，隨即淡漠地說：「我跟他已經沒關係了。」

「孫小姐……」

「育群，我是個向前走的人，我知道他也是，過去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。」孫美人語氣強硬地結束這個話題。

康育群不知所措地抓著頭，欲言又止。

她看他笨拙的樣子，終究不繼續為難他，畢竟他這種性格，一旦認定的事情很難改變想法。

「不管怎樣，進來喝杯茶吧。」她開口邀他進來坐。

他點頭，「那就打擾了。」

她轉頭對江初夏溫柔一笑，牽起他的手往店內走，「小夏，午餐吃過了嗎？」

「吃過了。」

「那我榨柳橙汁給你喝。」

半個小時，他們就這樣邊喝飲料邊有一搭沒一搭的聊，孫美人除了問江初夏小學五年級的生活過得如何，以及康育群債務的狀況，沒提別的話題，而得知康育群債務早就還完了，她替他感到高興。

聊到一個段落，康育群開口道：「孫小姐，初夏就先暫時寄住在妳這吧。」

「你不送他回育幼院？」她有些訝異。

康育群憨笑，「其實我來台北，也是順便要談合作案的。」

「你不說我都忘了今天不是假日。」開店做生意的生活讓她對六日無感，一時之間沒想到。

「沒意外的話一兩個禮拜跑不掉吧，對方滿固執的，我口才也不好，一時半刻應

該說服不了對方。」他沒什麼自信的一手摸著自己的後腦杓。

她覺得這任務確實不太適合他，不禁問：「這工作沒必要落在你頭上吧？」

「老闆說我總要成長的，不能老是依賴他。」康育群解釋過後，誠懇地請求道：

「我一人住在飯店，不能放小孩一個人在房間，這段時間就拜託你了。」

「院長答應讓他待在外頭一兩個禮拜嗎？」孫美人有點意外。

一旁的江初夏急切地道：「院長說可以，因為在放暑假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孫美人摸摸他的頭，內心偷偷開心，能夠和他相處好幾天。

康育群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我每天都要匯報工作進度，不能繼續在這裡混了，今天至少要跟對方談上幾句，看能不能軟化對方。」

「那就祝你成功了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江初夏在他起身時，表情淡然地抬頭對他道：「叔叔再見。」

康育群不禁有點感動，這孩子之前還冷冰冰的，現在態度禮貌多了。

出了茶藝館，他走到路邊一台黑色轎車旁邊，打開車門坐進駕駛座，後座閉目養神的斯文男人張開了眼，一雙眸子漆黑深邃。

他輕掀好看的薄唇，開口問道：「她現在看起來還好嗎？」

「老闆，孫小姐精神不錯，看起來過得很順心。」康育群誠實回答。

「……是嗎？」田正欖沉吟一聲，平靜無波的臉上看不出來在想什麼。

康育群連忙安慰道：「老闆……我想這並不是代表她已經對你沒感情。」

田正欖冷淡地睨了他一眼，「我不是跟你說過，你越著急講出來的話就越不經大腦嗎？跟了我多久了還是這麼不長進。」

發現自己說錯話的康育群汗顏，抓抓頭道歉，「抱歉，老闆。」

田正欖不予以計較，收回眼神，透過車窗看著她的店門口。

她離開家鄉後，他不是沒有嘗試聯絡她，但她換了電話號碼，表明了要和他徹底斷了關係。

不過，他帶江初夏來，就沒打算鏽羽而歸。

康育群小心翼翼地開口，「老闆，那現在要……」

「回飯店，至於你，去花先生那裡。」他淡淡道。

訓練他自己談工作是事實，不只因為讓康育群全程都說謊反而很容易出槌，半真半假反而看不出來，也因為他總不能讓他跟他這麼久，程度還一直停留原地。

「不見孫小姐嗎？」康育群摸不著頭緒。他對計畫所知不多，老闆說他知道太多反而會壞事，只要配合他的指令就可。但想見的人就在咫尺，老闆剛才望著車窗外的眼神透露出一絲壓抑，令他忍不住開口問。

田正欖勾起神祕的笑意，「晚點呢，還不到我能出場的時候。」

第二章

孫美人送走一名愛喝茶的老教授後，晚上九點就關門不做生意了。

學區商圈的店應該越夜生意越好，不過她主打的不是吃食，而是茶，這時間關門對她來說剛剛好。

她挽袖著手清掃店內一會兒，店門口傳來敲門聲。

「老闆娘，妳要的東西我幫妳買回來了。」是曹敏蘭的聲音。

孫美人擱下掃把，走到門前拿起木栓，打開古色古香的木雕格扇門，「多謝，辛苦了。」

「老闆娘買這個做什麼？」曹敏蘭將袋子交給她，忍不住好奇的問。

孫美人拿出袋子裡的電子理髮器和理髮剪，笑盈盈地反問：「這不是明擺著的事情嗎？」

「老闆娘會剪頭髮？」

「妳覺得呢？」孫美人眨眨眼。

曹敏蘭知道她故意反問時，代表一定很有自信，嘟囔抱怨，「這世界太不公平啦，感覺老闆娘好完美！」外表長得漂亮又有氣質，除了本業的泡茶外，中西式餐點做得美味，甜點類也得心應手，沒想到連剪髮這種事情也會，太誇張了啦！到底有什麼事情不會的，她忍不住自慚形穢了。

孫美人聽到完美兩個字，垂下眼瞼笑了笑，低喃道：「不，這世界很公平的。」

曹敏蘭因為她的聲音太小，沒聽清楚她說的話，「老闆娘，妳剛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，幫我把門關上吧。」孫美人若無其事地微笑，轉身往屋內走。

曹敏蘭把門拴上，快步跟上孫美人。

此時小客廳裡，江初夏坐在紅皮沙發上，沒什麼表情地按著遙控器，液晶電視上的畫面不斷被切換，顯然他對這些節目一點興趣也沒有。

孫美人一推開門，就喊道：「初夏，來剪頭髮吧！」

「好！」看到孫美人，他臉上百無聊賴的表情瞬間消失，乖巧溫順的模樣像是怕她會討厭他一樣。

他關掉電視，跳下沙發走向她，一看到她身旁的曹敏蘭立刻止住步伐，保持距離冷冷觀察著。

曹敏蘭看到這情景，摸著胸口受傷地哀號，「我有這麼可怕嗎？！」

從看見這個秀氣好看的男孩，她就想跟他親近，無奈他不是遠遠避開，就是躲在老闆娘背後，到現在都沒放下心防，讓她好挫折。

為什麼會這樣啊！她大二服務學習到國小帶團康時，明明很受小孩歡迎啊！

孫美人安慰地拍拍她的肩，「別放在心上，他不是討厭妳，只是需要時間熟悉妳而已。」

「老闆娘以前也受過這種待遇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可是付出很多努力的呢。」孫美人感到驕傲地微抬下巴。

曹敏蘭感嘆，「原來是高嶺之花啊……」

孫美人掩嘴噗嗤笑出聲，「妳啊，亂用形容詞，罰妳把店內掃乾淨。」

「老闆娘有了小孩子可以疼，就對我不好了。」曹敏蘭故意調侃。

孫美人挑動一對細眉，「不打掃就沒有點心吃囉！」

「點心？」曹敏蘭眼睛發亮。雖然她也會做甜點，但老闆娘的手藝就是好，不吃可惜。

「嗯哼，香蕉核桃蛋糕，不想吃就算了。」

「我這就去做！」曹敏蘭立刻行動，奔出小客廳。

孫美人忍笑，提到甜點，這個嗜甜的小螞蟻就跟小孩子一樣好收買。

她平常不會讓她這麼晚還幫忙，怕她沒時間唸書，課業會落後，但現在暫時多了一個小孩要照顧，沒時間把店務做完，只得多麻煩她一點。

而且，她也不想勉強小夏立刻適應她的工作夥伴，畢竟這種事情無法躁進。

她回頭對江初夏招手，「好了，現在只有我們兩個，過來吧。」

江初夏放下警戒，走到她身邊，低頭安靜地扯著她的衣角。

回想起他第一次親近她時，動作和現在的一樣，不禁莞爾，她讓他坐在高椅上，圍上黑色的剪髮圍布後，著手替他剪頭髮。

他身軀有些僵硬，坐得直挺挺，不過沒有任何抗拒的舉動。

孫美人撩起他細軟的髮絲修剪時，不經意看到他那缺了一小塊的耳廓，心口忍不住一揪。

即使不是第一次看到這個傷疤，她仍無法完全釋懷。

以前她因為他蓄長髮，認錯他的性別被他討厭後，找上院長談，院長也不隱瞞，向她娓娓說明他的狀況——

「他媽媽曾因為遷怒拿剪刀亂剪，讓他的頭髮像被狗啃過一樣淒慘，左邊的耳朵也被剪掉一塊，雖然有嘗試哄騙他去理髮店，但沒辦法，他不肯剪就是不肯剪。」

「是家暴嗎？」她從未接觸過這樣的事情，第一次親身遇到受過這種苦的孩子，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。

院長點頭，「妳很年輕，見識的事情不多，這裡的孩子身上可能不只有一種狀況，但他們不是自願變成這樣的，希望妳能理解。」

聽了院長的話之後，她更無法放任小夏不管，每天努力不懈和他說話，就算他都冷冷走開，或是不理會她。

不只如此，她還跑去修習剪髮課程，只為了有天能成為他信任的人，替他剪頭髮之餘，剪去他曾經的恐懼。

當他終於點頭答應讓她剪頭髮時，她感動得眼眶泛紅。

得知他因為以前母親從酒店下班回家都會用香煙燙醒他，所以有半夜驚醒的毛病，她買了毛毯給他，要他睡覺的時候抱著毛毯，當作她在身邊。

小夏不太會撒嬌，個性又有點陰沉，加上年紀不小，所以沒人收養，但偏偏，她就是最喜歡這個孩子。

她不能明白，為什麼有母親會虐待小孩，而且還在社會局介入後，毫無感情地表示不愛這個孩子，隨他們怎麼處理。

他那麼的可愛……如果是她生下小夏，她肯定會很疼他，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給他，但是，這也只是一種心理不平衡，因為別人的不珍惜而有所埋怨的想法……

她眼神黯淡，搖頭揮去再次浮上心頭的傷感，繼續專注在修剪頭髮上。

十幾分鐘後，大功告成，她解開圍在他脖子上的黑色剪髮圍布，抖掉上面的頭髮，取來鏡子讓他看看她的成果，「好了，你看，又是小帥哥一個喔！」

江初夏望著鏡子裡的自己，略長的頭髮被修剪得清爽俐落，他露出淡淡的笑容，「謝謝。」

他唇畔那抹淡笑讓她欣慰，卻也有幾分不捨。

雖然他不像以前只懂得木著一張臉，但要是有天，這個孩子懂得開懷大笑就好了。

「等洗完澡，就來吃點心吧。」她邊收拾理髮器具邊說，「待會我幫你放洗澡水。」

聞言，江初夏垂下眼，遮掩眸中一閃而逝的心虛，「那個……」

「嗯？」她抬眼看向欲言又止的他。

「我突然想到，衣服在康叔叔那。」

孫美人愣了幾秒，慢半拍記起康育群將小孩託付給她時確實沒有交給她衣物，而自己也因為見到小夏太高興，沒注意到行李的問題。

她怒喊，「那個傻大個，居然給我搞這種烏龍！」

江初夏依照劇本開口問：「……不然我今天就不洗了？」

因為他的懂事，她更不願意讓他委屈，立刻否決，「不，一切都是那個白痴的錯，我打電話給他，叫他立刻滾過來！」

江初夏默默看著孫美人氣呼呼地離開小客廳到櫃台打電話，他心想，這發展跟田叔叔預料的一樣，田叔叔真的很瞭解她。

孫美人拿起話筒，欲按下號碼撥電話的剎那，動作停了下來，猛然想起她並不知道康育群的手機號碼……

即使彼此很熟，但以前天天見面，她沒有特別去記他的電話號碼，後來離開家鄉換了手機號碼，她沒有把 SIM 卡舊資料轉移，通訊錄一如她重新開始的人生一樣嶄新，除了叔叔以外沒有其他舊號碼。

要是知道會有這天，她絕對會保留舊資料啊！

她有些尷尬地回到門邊，「小夏，你知道康叔叔的手機號碼嗎？」

江初夏搖頭。「不知道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得到他的回答，孫美人不免覺得自己問這個問題委實太笨，小夏住育幼院，沒有錢讓小孩有手機這種奢侈品，他不太可能有記別人手機號碼的習慣。

「聯絡不上康叔叔嗎？」他一臉憂心地問，「大姊姊送的毛毯也在他那……如果沒有，晚上可能睡不著……」

孫美人微怔。在她離開之後，他依然天天抱著她送給他的毛毯睡？

她內心對這孩子的歉疚感，不禁又加深一分。

「大姊姊，我看妳好像很困擾的樣子，如果會造成妳的麻煩的話，就等康叔叔發現吧……我真的沒關係的。」他一副侷促不安的樣子。

見狀，她不禁暗罵自己剛才幹麼恍神，連忙露出一抹安撫的笑，「沒事，我有辦法解決。」語畢，她閃電般地溜回櫃台。

剛打掃完地板，正拿著抹布擦桌子的曹敏蘭，對她的舉動投來困惑的一眼，「老闆娘，怎麼了，一下子跑過去又跑回來？」

「沒事，妳繼續做妳的事。」她沒心思解釋，隨口打發掉曹敏蘭，望著桌上的室

內電話，她手心滲汗。

要解決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簡單，只要打給那個她希望永遠不要再聯絡的男人，向他要康育群的手機號碼……

剛才她就該這麼做了，卻因為內心抗拒，抱著僥倖的心態問小夏。

深吸好幾口氣，她才拿起話筒，撥了那個至今仍記得清清楚楚的號碼。

號碼一撥出去，她緊張得心跳如擂鼓，嘟嘟聲在耳邊響著，接通前的每分每秒對她而言就像凌遲。

「喂？」耳熟的男嗓徐徐響起，聲音溫潤好聽。

聽到許久沒聽見的聲音，她屏息了一秒，握著話筒的手竟有一絲顫抖。

即使離開時頭也不回地奔向自由，找回快樂、過著灑脫的日子，但其實她至今仍無法完全釋懷。

孫美人自嘲一笑。她真的是很不爭氣啊……

「哪位？」彼端的人有耐心地問。

她力持鎮定地開口，但出口的嗓音有些僵硬和不自然，「我是孫美人，給我康育群的電話號碼，我有事找他。」

男人聽了她的名字和來電的用意，笑了出聲。

「有什麼好笑的？」她莫名地覺得惱羞。

「換了電話，對我不聞不問一年多，一打來就是命令我給妳別的男人的電話號碼，半句問候都沒有，美人，妳真的很無情呢。」他的語氣有幾分戲謔，聽不出來是否是他的內心話。

她的情緒本來就緊繃，因為他這一刺激，她頓時像是刺蝟一樣豎起渾身的刺，「什麼跟什麼啊，康育群又不是別人！再說，我們已經沒有關係了！」

「是嗎？」他慢悠悠地說，「既然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，那我也沒必要告訴妳他的聯絡方式，畢竟我們是陌生人嘛，那……我要掛電話了。」

她瞪大眼，著急地出聲阻止，「喂，等等！」

「嗯？」他氣定神閒地應聲。

「你到底想要怎樣！」她不悅地問，覺得他是故意在口頭上為難她。

「我想要怎樣？」他輕笑一聲，反問：「對一個落荒而逃的人，我想這句話應該回送給妳，妳想要我怎麼做，才會滿意。」

她頓了頓，一剎那說不出話來。

從他的話語聽來，他很介意她的不告而別。

在兩人過往的關係裡，她確實是欠他比較多……如今實在沒資格對他大小聲。

垮下雙肩，她壓下滿腹複雜的情緒，輕聲道：「或許你對我仍有幾分不諒解，我可以為此道歉，但是……田正樸，我只是看清狀況了，繼續牽扯下去對你我都不好。」

他的嗓音有些沙啞，「……妳是這樣想的嗎？」

提及過去的事情，她仍忍不住鼻酸，只能仰起頭用力眨眼，努力不讓自己掉淚，

「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的，之前的我不夠成熟，沒辦法在你面前祝福你，所以

逃掉，我很抱歉。」

彼端沒有再應聲。

她深深吸一口氣，努力讓自己的語氣輕鬆愉快，「我承認我錯了，當時應該跟你说清楚的，這樣你也不會一直惦記著這件事情，不過我們都應該展望未來，才能過得更好，芷琴滿適合你的，你們……」

他打斷她的話，「妳找康育群什麼事？」

她想他大概不想跟她交代他的私事，內心有幾分刺痛，但也沒在這問題上打轉，裝得若無其事的說：「喔，是這樣的，他將一個小朋友寄放在我這裡，但是行李卻忘記交給我，我要他現在送過來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「你方便現在給我他的電話號碼嗎？」她誠懇地問。

「雖然我很想幫妳，不過就算給妳電話號碼，他恐怕也不太方便接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她疑惑不解。

「今天他去談合作，花先生灌他酒，他喝醉了，現在不省人事。」

「什麼？」她的嗓音不禁拔高，頓時生出一股想痛毆康育群的衝動。

「看來我訓練他訓練得不夠，居然這麼粗心大意，造成妳的麻煩。」

她頭痛的扶額，無奈道：「算了，那也沒辦法。」

下一秒，他說出讓她懷疑自己耳朵出問題的話。

「作為補救，我待會開車把東西送過去，把地址告訴我吧。」

「蛤？」她傻住。

他的聲音帶著淡淡笑意，「我現在人在他的房間，不然妳以為我為什麼知道他不省人事。」

她錯愕地問：「我以為今天他是一個人去談生意的……」

「他是一個人去沒錯，但下午回報進度時，就告訴我他搞不定，明天會再努力，我聽他描述的狀況，花先生很刁難他，我不太放心讓他繼續處理，決定開車上來親自談，到飯店看望他時，他一開門就吐了我一身，整張臉紅得跟關公一樣，還傻笑問我什麼時候學會分身術，一個人變成兩個人。」

光是想像那個畫面，她就想笑，「看來醉得不輕。」

「事情就是這樣，所以只能由我來代勞了。」

她想了下，提議道：「不然我搭計程車過去拿好了。」兩人現在已經沒什麼關係了，讓他跑腿，她心裡不太自在。

「現在很晚了，這時間出門對女性來說不安全，我很堅持讓我送過去。」他語氣溫和但有些強勢。

她知道事情一旦他堅持要做，跟他辯論是沒有用的，猶豫了半晌，終究還是為了小夏而妥協，她的感情問題比不上這孩子的事情重要，毯子是一定要拿的。

唸了一串地址後，她說：「那就拜託你了。」

「嗯，一小時內我會到。」他做下承諾，掛了電話。

將話筒放回話機上，她發了會兒呆。

待會就要和他碰面了……

除了尷尬以外，內心更多的是悔不當初的酸楚，她曾不止一次想，要是他們當初不曾在一起就好了。

不是每段緣分都能夠得到圓滿的結局，直到痛徹心腑，她才明白這個道理。

也或許，她不是他命定的那個人，所以不受上天眷顧。

但不論真正的答案是什麼，對現在的她來說，已經沒有意義了。

她已經接受了自己是一個無法幸福的女人的事實，不再擁有不切實際的夢想，踏踏實實地走著未來的每一步路。

「隨想」是她為自己打造的容身之所，也是她的一切。

所以，她不會後悔，也不會回頭，那些傷心，就留給過去吧。

五年前——

茶藝獎總決賽在南投中興會堂舉行，會場聚集了不少觀眾，參賽者們一一上台表演泡茶技藝後，台下的幾名評審花了幾分鐘寫下分數，總結出名次。

主持人拿著麥克風朗聲公佈了學生組和社會組的名次，且請得獎人上台，此時底下的人們興奮地討論起來。

「果然是孫小姐得冠軍啊，完全沒有懸念，第一次出賽社會組依然技壓全部的人，看那些比較資深的參賽者臉都綠了。」

「從學生時代參賽，到現在都沒輸過，該不會有完美主義的個性吧。」有人忍不住猜測。

有人與有榮焉地說：「南投女兒可不是蓋的！」

「都已經贏這麼多次了，這種比賽對她來說還有意義嗎？不如將機會讓給其他人吧。」也有民眾酸溜溜地說。

崇拜者一臉興奮，「我每年來就是特別來看她的，她泡茶的姿態真美！」

「聽說她大學畢業沒多久，不曉得肯不肯來我們的茶藝館工作。」老人家摸著下巴的鬍鬚，考慮待會是否要攔住孫美人，招攬這個人才。

「她父親不是茶行老闆嗎？從小栽培的話有這種能力不算什麼吧，大家太捧她了。」沒能上台領到獎金的落敗者不以為然地說。

來觀賽的茶藝中心學員既羨慕又嫉妒，「真好，就是有這種人生勝利組，人美又有能力，家境又不錯，如今茶藝館沒落，不比七〇、八〇年代了，她畢業後可以直接在自家茶行工作，不怕失業，這世界就是不公平啊。」

「主辦單位有說會把比賽影片上傳網路嗎？真想學一手她的茶藝。」一名第一次來觀看比賽的婦人讚嘆。

「真想喝她泡的茶，不知道待會去拜託她，會不會答應呢？」有茶痴一看完比賽就對冠軍的手藝心癢難耐。

即使會場不乏酸言酸語的人，但欣賞孫美人的人依然不少，在囁囁喳喳的人群裡，有一雙深邃迷人的眼眸凝望著台上接受頒獎的倩影。

淡綠色的民初服襯托得她膚色格外白皙無瑕，那站得挺直的姿態帶著驕傲，她精緻臉蛋上的鳳目閃耀著自信的光輝，從內而外散發與眾不同的美麗，讓人移不開眼。

一旁有個地中海禿頭的男子見他比賽結束了還看得那麼出神，喚了他一聲，「田先生？」

田正欖回神過來，對他微微一笑，「謝先生，謝謝您邀請我來看這個比賽，之前都只是聽說，卻沒來見識過，這一看開了眼界，台灣茶藝很優雅，講求氣氛和美感，自有一套禮儀。」

南投茶葉相關的活動不少，即使這裡是他的家鄉，但他長年在國外求學，沒什麼接觸，父親雖是茶農，但泡茶的手法居家，沒這麼講究。

他從剛才整個比賽過程觀看下來，每個人的服裝、使用的茶具、桌面擺設都各有用心，可以說很重視氛圍和美感的呈現。

比賽是兩人一組，泡茶者和被稱為茶侶的搭檔，兩人共同呈現完整的泡茶禮儀，然後由茶侶將茶端給評審品茗。

每一組參賽者的泡茶禮儀基本程序是一樣的，但每個人各有風格，有如書法對同一個字呈現的風貌不同，從敬禮就座，到泡茶奉茶，每一個細節動作都飽含用心，展現自己的獨特姿態。

尤其是孫美人，她民初服上的顏色是龍潭龍泉茶茶湯的淡綠色，而茶具更是選用了印有桐花的瓷壺，代表龍潭當地有名的桐花季，不只如此，水色龍紋的桌巾呈現淡雅的韻味，呼應龍潭大池祈雨傳說。

而她泡茶的動作不疾不徐，帶有優雅節奏，不論是賞茶、泡茶、分茶，整個禮儀流程帶給人的美感，就像是閱讀一篇具有意境的詩篇。

這是將技藝表演完美融合了服裝和桌面佈置，作為一體的展現，這場比賽不只關於泡茶技術的優劣，更是一場關於文化藝術的比賽。

他身為一個初次觀賽的門外漢，若沒有茶改場的謝先生在旁不時講解，還真無法看出個名堂。

謝敬遠呵呵一笑，「第一次看就懂得欣賞了，不錯不錯！還以為在國外留學久了的年輕人對這種傳統文化藝術沒法喜歡呢。」

「怎麼會不喜歡呢？這次的比賽很精彩，即使我是外行人也看得很過癮，雖然我對這類的事情懂得不多，但我對茶有感情，否則不會回來建立自己的品牌，決意不讓通路盤商繼續用不合理的價格收購我父親辛苦種植的茶葉，一方面也致力將父親的茶推廣得人盡皆知，只要和公司日後的發展有助益的，我都會去吸收學習，畢竟事業剛起步沒多久。」田正欖沉思了下，說：「關於茶藝師，我看完比賽後有新的想法，他們的泡茶技術適合在門市販賣茶葉，而茶藝部分適合在品牌宣傳活動表演，以後該規畫這類的職位，招攬優秀人才。」

「哎呀，就是為了讓你放鬆才帶你來看這個，沉澱身心，順便瞭解茶藝，結果你還是聊到現實面的東西，這是企業管理碩士都會有的毛病嗎？」

田正欖勾唇，「謝先生別笑我了。」

「話說回來，你父親啊，實在也是個疼兒子的，不希望你和他一樣用勞力辛苦賺錢，才將你送出國唸書，結果你還是堅持要回來幫忙。」謝敬遠感慨道，「現在真的不比以前了，你父親這麼做我能理解。」

「我不能接受我父親的心血被糟蹋，他只是缺乏一個合適的行銷管道而已，如果我能改變，為何不去做。」田正欽語氣堅定地道。

他何嘗不明白父親的苦心，在他國中畢業時就不惜血本送他出國，希望他將來在國外工作、定居，過上舒適的生活。

但他是父親的茶葉養大的，他明白父親的茶葉有多好，花了很多心思在茶樹的栽培和土質的管理上，避免茶芽生長老嫩不一，也因為父親的用心，茶園的高山茶不止一次得到冠軍茶的獎項。

而父親每次提起自己種植的茶樹品質，總是面帶驕傲，說他的高山茶無人能比，他深深感覺到父親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。

即使高山茶比起中低海拔的茶更被民眾喜愛，讓父親的茶園不至於經營不下去，但大盤商用低廉的價格收購茶葉，使得人力工資吃緊，即使市場上價格被哄抬，農民也拿不到利潤，而當地產銷班能幫忙的也是有限。

再加上有台商將茶葉帶去大陸聘用低廉勞力種植然後銷回台灣競價，讓市場惡化，還有不肖業者拿大陸或越南茶拼配稱之為台灣茶高價賣，讓不懂得行銷的農民過得更苦。

每年看著父親唉聲嘆氣，他又怎麼忍心，於是推掉國外的工作機會，回來花了幾個禮拜的時間，說服了父親，讓他成立品牌改變現況。

謝敬遠不禁動容，「看來，你就是靠這份心意感動你父親，讓他接受你不在國外找工作的決定。不過，不得不說你是個人才，聽說你第一批茶葉已經成功賣到歐美了，賣出去的價格還不菲，公司才成立幾個月就有不錯的利潤，未來還真不曉得會發展成怎樣的規模，我要是也有你這種優秀的兒子就好了。」

田正欽謙虛道：「不過是靠之前在國外唸書時認識的朋友輾轉介紹，認識一些喜歡喝茶的客戶，在聚會時積極接觸，送了試喝品，才能有國外的訂單。」

「你這話騙騙小孩還行，我可不信，光這樣就能銷出去，我可看過有茶商送了一百多包試喝品卻沒幾個人買的狀況。」

「我沒騙謝先生，附上茶葉生產履歷以及農業檢驗標準，以此取得客戶信任，若試喝合意就能有訂單，當然也要嚴格管理每批的茶葉品質，做出口碑。」他仔細分析，「台灣茶葉在國際市場弱勢，產量少市佔率低，走高價精緻產品路線才能取勝，台灣茶的茶香和口感有無法取代的風味，不怕無法留住客人，先建立通路關係，有穩定的客戶群，才能往打響品牌知名度這個階段邁進，推形象廣告，賣出更多訂單。」

謝敬遠微訝，「你全部都打算好了？」

「這只是初步的打算而已，很多細節需要規畫，計畫這種東西是要隨時調整更正的。」

「很好，有前途！」謝敬遠哈哈大笑，拍了拍他的背。

「謝先生身為茶改場的場長，聽父親說您不只對茶園管理以及茶葉品種培育極具專業，製茶技術改良以及產品開發的部分也頗有經驗，日後需要向您請教的事情會很多，也請您多照顧了。」

「這有什麼問題，我跟你爸都認識多少年了，像你這麼上進肯拚的年輕人，我很欣賞，如果有我可以幫忙的地方，一定不遺餘力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「啊，不跟你多說了，我有事要找一下孫小姐！」謝敬遠見頒獎儀式已經結束，趕在那抹倩影要離開前連忙上去堵人。

田正欖也跟了上去，內心帶著一絲自己也說不上來的期待。

「孫小姐，等等！等等！」謝敬遠大喊，走向那位拒絕了一些人的攀談，拿起座位上的包包準備和自己的搭檔一起離開會場的孫美人。

孫美人看見他，態度敬重地開口，「這不是老師嗎？您又來看比賽了啊。」

「欸，都說過不必稱老師了。」謝敬遠對這稱呼有些汗顏。

他身為茶改場場長，自家單位辦理的農業教育訓練當然沒缺席，前年暑假接了為期五天的茶藝進階選修班，不小心教到這個資優生，根本沒教到對方什麼，課程內容她全部都會，承擔不起老師這個稱呼啊。

孫美人抿嘴，覺得他這句話很好笑，「老師就是老師啊。」

「不說這個了，妳要不要當茶改場專任泡茶師？」

「可以嗎？我覺得我還不夠格，目前只有泡茶師證照，還沒有考茶藝師。」

「妳對自己要求太高了，那是得有一年實務經驗才能考的東西，反正我覺得妳夠格就夠了。」

「雖然很高興老師這麼看得起我，不過我想在我父親的茶行工作，而且我家離茶改場桃園本場太遠了。」

「不用煩惱這麼多啦，雖然是專任泡茶師，但也不是天天出席的，有需要的場合才會聯絡妳，地點也不一定在桃園本場，妳就當賺外快接這個位置，高鐵的錢我會替妳出的。」

「既然老師都這麼說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孫美人語氣略帶感激。被公家單位聘任，對她在業界的名聲自然有加分作用。

「那事情就這樣決定了！」了結一樁事的謝敬遠心情很好，笑開懷，眼睛都瞇成一條線。

「對了，您身邊這位是……」她瞄了一眼謝敬遠身邊的男人，他很惹眼，外表斯文俊逸，氣質沉定如水，雖然看似穩重，但也給她一種難猜透的感覺。

若這個男人也是茶改場的人員，作為禮貌必須認識一下，日後接觸時才不會尷尬。謝敬遠這才注意到田正欖也跟過來，沒漏掉他凝視著孫美人的眼神透露出男人對女人的興趣。

呵呵，這發展一點也不讓他意外，依孫小姐過人的美貌還有那手令人驚豔的茶藝，見過她一面的男人都會想認識她。雖然聽說她拒絕了很多男人的追求，但田先生是個青年才俊，搞不好兩個人會有譜。

「孫小姐，這位是東旭茶園的總經理田正欖先生，過去一直在國外求學，前年才回來。」謝敬遠積極地為他們兩人介紹，「田先生，這位是泉永茶行的千金孫美人，你們同鄉，或許聽說過彼此？」

「孫小姐，初次見面。」田正欖對她微微一笑，「原來是泉永茶行，我父親說過你們茶行仍使用傳統的炭火焙茶，功力好得讓茶葉泡出來餘韻綿長，我們茶廠請的師傅可能還比不上呢。」

一聽到東旭茶園四個字時，孫美人眉頭幾不可見的微蹙，面對他友善的開場白，她態度有幾分冷淡，簡潔回答，「謝謝讚美。」

田正欖沒漏掉她的表情變化，眼中閃閃過困惑。

沒察覺到的謝敬遠依然在旁很熱心地想讓他們熟悉彼此，「哎呀，你們的名字都跟茶葉有關係，還同樣是烏龍茶呢，這實在是很巧啊！」

然而對這話題有反應的不是孫美人，而是她身旁的清秀女子，「正欖，難道是木柵正欖鐵觀音？」

「那是我母親的家鄉，她懷念那裡所以取這個名字。」田正欖有問必答。

清秀女子有些羞澀地衝著他微笑，「雖然我的名字和茶葉沒關係，但我叫做呂芷琴。東旭茶園我聽過喔，很多人都說田大青的兒子很優秀，賣茶葉賣到國外去，簡直是南投的驕傲，之前就聽過你的事，沒想到能見到你的廬山真面目，好高興能認識你！」

謝敬遠沒想到孫美人的搭檔會插話，挽回態勢地再道：「孫小姐，之前我有聽妳和我說過，妳的名字也是母親取的對吧？」

「嗯，我母親喜歡東方美人茶，不過她很早就去世了。」她垂眸道，臉上染上一絲哀傷。

「啊……抱歉，提起這件事。」謝敬遠面有愧色，這才想起她確實曾說過母親早逝，不禁在內心暗罵自己犯糊塗，開錯話題了。

孫美人連忙露出沒事的表情，「老師不用覺得抱歉，這沒什麼。」

在謝敬遠絞盡腦汁想新話題時，孫美人突然又道：「不好意思，如果沒有其他事情要商量的話，我和芷琴得離開了，錯過五點半這班公車，得要多等一小時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謝敬遠一臉遺憾。

這時，田正欖紳土地開口道：「我開車送妳們吧。」

謝致遠立刻轉頭看向他，差點想替他鼓掌。

太機靈了，及時展露體貼的一面留住女性，不只能博得好感，而且一次載兩個人意圖不會太明顯。

「好啊！」呂芷琴秒答，隨即發現自己表現得太明顯，連忙臉紅的低下頭。

孫美人將沒能及時說出口的拒絕吞回去，看了眼臉上愛慕之情明顯的搭檔，不打算讓氣氛難堪，輕輕點頭，「麻煩你了。」

「不會，是我提出來的。」他溫文微笑道。

因為不趕時間，謝致遠拉著大家又多聊一會兒，明著暗著一直對孫美人誇獎田正欖有多優秀，直到嘴酸才罷休，甘願放他們離開。

謝敬遠目送他們三人離開的背影，曖昧地竊笑不已。
要是配對成功，他一定要跟田大青要媒人禮！

Crescent